

90年代乡土背景中篇小说叙事技艺

——以《匪风》、《民谣》、《老旦是一棵树》为例

戴 旋

(盐城工学院 宣传部,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90年代某些乡土小说并非文学史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又不同于先锋小说,乡土背景仅成为文本叙述的虚拟背景,表达作者对社会人生的认知感悟和审美体验,通常采用解构的主题、反讽的意味、戏谑性的颠覆等叙事技艺,以清新新奇的叙事方式,显示出作家异乎寻常的艺术想象力和别具一格的艺术内视阈。

关键词:乡土背景;解构的主题;反讽的意味;戏谑性的颠覆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0)01-0043-04

五四以降,乡土小说就是现代文学一支重要的脉流,时至当下,仍然是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镇。一般来说,“乡土审视在作家们笔下呈现时有两种形态:一是以现代理性视角去传达作家主体对有着重重糟粕积淀的民间现实的人文批判;一是在重新寻找自己的价值信仰时,从它的古朴的道德情操和生存方式中来发掘出一种与人的生命本能相关的原始正义。”^[1]但是从文学史意义上看,90年代以来有不少乡土小说很难纳入上述范畴,与其说是乡土小说不如说是以乡土题材为切入点的乡土背景小说,表达作者对社会人生的认知感悟和审美体验,乡土背景成为文本叙述的虚拟背景,显示出作家异乎寻常的艺术想象力。90年代的乡土背景中篇小说之所以到现在依然有可读性,就其叙事艺术因素而言,我们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讨,希望为重新审视这些作品提供一种可行性的路径与方法。

一、解构的主题

解构阅读是指文本不仅仅传达一个明显的信息,而应该考虑到某种文化或某一世界观的各种冲突。熊正良的小说《匪风》以一个土匪的视角叙述了一个血腥奇异的土匪世界。土匪头目范茂庭在偏离尘世的一个海岛上建立了一个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女人不属于任何男人,岛上男人和女

人可以随便发生两性关系,孩子都是杂种。范茂庭要建立一个没有等级差别的大同世界,但是维系这个王国的手段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岛上居民的物质生活不算贫乏,一切的用度都是从外界打家劫舍得来的。随着范茂庭一天一天地老朽,人们不愿遵守他的法则,岛上出现了危机。就在范茂庭授予“我”权杖前夕,“我”席卷些珠宝出走海岛。“我”从青楼赎回一个曾经与我相好的女子,共结连理,开始了新生活。但是,经过短暂的一段夫妻生活之后,我感到尘世生活与海岛一样的空虚与无聊,再次踏上归程。此时,海岛已经是物是人非,我的同母兄弟,已被阉割了的赵酸成了岛上的主人,“我”成了岛上又一代居民训练胆量的试验品。

文学作品不能脱离社会语境而成为所谓的纯粹文本,也不是所谓的自给自足的艺术品。“‘叙述’总是根植在历史和文化之中,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中的建构。”^[2]¹²文本不可能不包括作者的写作意图,文本必定涉及社会历史语境,即使处于边缘化的作品,也显示社会语境的声音。从伦理、人性、欲望等知识谱系出发解读文本,读者会得出一个结论:人性的险恶无可挽回。赵酸年幼时也有人的良知,第一次被逼吃人心时,他不肯吃,结果脸被乔宝打得“鲜艳如花”。随着时光的推移,赵酸的“欲望”也日渐长成。成年后第一次

收稿日期:2009-11-10

作者简介:戴旋(1970-),男,江苏阜宁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与红鸟发生性关系之后便想独占红鸟。后来,当红鸟与旷中柱交合时,赵酸举枪射杀红鸟,不料击中了旷中柱。赵酸免于死,但是成了阉人。范茂庭试图用暴力的手段来建立一个无欲平等的理想社会,但社会成员又各自怀揣着不同的欲望,这使得文本隐含一种不可抗拒的张力。范茂庭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消除欲望,共享财产,共享空间,男女自由往来的大同世界。范茂庭认为“姓使人变得更坏”,“字是人们来说假话的工具”,“娶妻成家立业,是最坏的事情”。其实在这个王国里,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可惜,大同世界的根基建立在暴力之上时,他的理想便成为空中楼阁。范茂庭是一个清醒的糊涂者,他隐隐约约感到,迟早有一天岛上的冲突在劫难逃。范茂庭在进行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大同世界实践,这场实践为范茂庭这个角色抹上一层的悲剧色彩。小说中男人对某女人情有独钟,女人对某一些饰物的偏爱,在范茂庭的法律里都是非法的。范茂庭是一位作风严厉,否定人私欲的家长。他对人私欲的否定,必然导致所辖王国危机四伏,也必然导致他理想王国实践的毁灭。就海岛上的居民而言,人之为人,男人欲占有一个女人,女人欲偏爱某些饰物都是合情合理。这些基本的人欲恰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果硬要除灭,除非灭绝人本身,否则,依靠暴力无济于事。若要除灭了人的欲望,就必定断送了海岛安宁。小说以“我”的视角见证了岛上的一切。随着“我”成年,感到岛上充满杀伐之气后,对自身的处境也感到惶恐不安。文本隐含“我”是一个“前无去路,后无退路”的末路穷途式的人物。因为尘世生活的游戏规则和海岛并无二异,尽管“我”在红尘之中肉体可以安然活着,但是“我”的灵魂依然处于空虚和无聊之中,“我”的灵魂流离失所,找不到栖息之处。文本隐喻一个简单明了的真理:这个世界并不存在桃花源,也无法建立桃源世界,这是理想主义者的宿命,也显示出主体焦虑和孤独。此类作品的主题倾向在柳岩的《梦回娘家》等中篇小说中也同样流露。文学作品是作者对所存在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生命体验,按照卡勒的观点,任何把语境代码化的企图总是能被植入它意欲描绘的语境之内,产生一个遁出原初模式的新的语境。因此,《匪风》这类的当代以乡土为背景的小说,从文本深层结构来看,叙述者其实是解构了主体精神世界的赖以生存空间、目标价值和行动逻

辑。文本中人物“我”不能在固有的世界中找到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范茂庭的实验已经败北,因此,重构新的理想的生活秩序已经毫无可能性。“一种文学默然接受现存秩序的合法性,而另一种文学则在反抗中和批判中寻求新的社会理想”^{[2]16},小说使读者陷入沉思的状态。

二、反讽的意味

作为文学创作原则之一的反讽是指认识到一个事实,即世界本质上是悖论式的,只有用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才能抓住世界矛盾整体性。在文本解读中反讽常常涉及主题层面形成的反讽,本文复杂的主题意义出现相反相成的两重或多重表现,形成强烈的反讽意味。李晓《民谣》中的马五是一个为报血海深仇而沉沦为土匪的人,沦为土匪后,他练就一身绝技,当地老百姓称他为冲天炮。当他报了血海深仇,人生的使命已经完成,果断地告别土匪生活,回到人世社会,成为呼家圩一位寻常的长工。他与所有长工一起睡大炕,一起下地干活。做了长工的马五虽然身怀绝技,却深藏不露,他老老实实干活,安分守己做人,长工的身份丝毫没有让他感到生活单调。马五也受到东家的利用,但是他并没有把杀人的功夫用在维护自己的尊严上。女东家秀芝为了不让丈夫沾染红姑,把红姑配给马五,想让马五管束她,乃至带她离开此地。可惜土匪再次来骚扰呼家圩,他们不但要羊,要玉米苞,而且还要女人。为了避免红姑落入匪窝,他使用了独门绝技,暴露了自己过去的身份。女东家秀芝背信弃义,为了免于勾结土匪罪名的后患,出卖了马五,马五遭杀害。马五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人物形象。特定的家庭遭遇使他沦为土匪,实属逼上梁山。报仇泄恨之后他隐姓埋名,欲以长工的身份安身立命,却不为世俗法律所容。对于这样一个改邪归正的人该不该伏法,在叙述者眼里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问题。马五在呼家圩长工眼里显然不是土匪,马五遭遇后,呼家圩的生活表面上归于平静,但是人们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牛对听夜失去了兴趣,二傻又开始结巴,女东家秀芝出卖了马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少东家用她的裤腰带将她勒死。我们认为,《民谣》既不是一个传奇故事,也不是讲述一个单纯的人性险恶的故事,又不是讲述一个简单的复仇故事。故事的场景在美丽的五马河畔,东山连着五马河,河畔长满了美丽的

兰花花,这里有丰富的牧草供二傻放羊,土地里生长着壮实的玉米苞。马五就在这一片风景如画,土地肥沃的土地上做长工。倘若沙家圩的老财不行凶肇事,马五可能会在这片土地上平安地生活一世。但是就在这片土地上偏偏生活着凶恶的沙家圩老财,还有打家劫舍的土匪蒋爷,这就注定了这个勤快,健壮,豪侠一样的马五不得善终。“在高粱地谷纵横交错用刀砍出的小道上,马五来回奔跑。他身上的腱子肉呼啦啦地跳动,他干的活顶两个大牛还多。”马五放开喉咙唱“黄骠马,土烘酒,提着快枪,搂着妞。”在叙述者眼里,马五是一个生龙活虎,生命力勃发的男子汉,这样的人竟然没有一条活路。马五的死是对他所生存的社会规范的反讽。父亲惨遭杀害,妹妹遭蹂躏又被卖到窑子,家破人亡,没有人为他主持公道,马五铤而走险,做了土匪,为了报仇而杀人,报仇泄恨之后的马五只想当一名好长工,但是他的愿望根本无法实现。为了成全红姑,这个剽悍的游侠一样的汉子,没有做丝毫的反抗,甘愿束手就擒,在回安邦镇的路上,遭到杀害。小说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马五是不是土匪,到底谁是土匪?是不是置马五于死地的人才土匪?小说以反讽的笔调叙述了一个浪子回头,弃恶扬善反而不得善终的社会伦理问题。“反讽”已超出修饰学范畴,“不仅是一种打破僵化思维,否定现实的方法,更是一种融合哲学与诗,探索人生真理的立场,”^[3]也是一种艺术的叙事策略,同时也表现为一种认知世界和构造艺术世界的方式。

三、戏谑性的颠覆

戏谑性的颠覆颠覆了传统价值观,也嘲讽了现代人的存在境况,拓展了小说创作的可能性。杨争光的小说《老旦是一棵树》中的人物老旦在百无聊赖之中发明了一个诡异的想法:人的一生要有一个仇人。老旦有了这个古怪的想法就开了人生的复仇之旅。人贩子赵镇为老旦的儿子大旦贩卖姑娘环环做媳妇。赵镇诱奸环环,对老旦而言,这并非是一桩坏事,恰好为他提供了一个报仇的机会。他要求村长一伙人对环环进行了公审。在追问之下,环环向村长一伙哭诉了奸情的详细过程,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仿佛各人自己身临其境,之后,不了了之。老旦就挨家挨户控诉赵镇诱奸环环的丑事,他的广告式宣传,激怒了环环,环环铤而走险,主动与赵镇通奸。老旦在捉奸过程

中遭到赵镇毒打,挨打之后唆使大旦参与他的报仇计划,准备刺杀赵镇。房屋遭赵镇拆瓦之后,又挖了赵镇家的祖坟,最后蹬在赵镇家粪堆上,变成一棵树。老旦这个人物形象,有评论者认为小说塑造了当代阿Q式的人物形象,回到国民性批判老路上去;有评论者认为小说“讲述一个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还有评论者认为老旦身上有一种顽固的执着性,“揭示了农民灵魂中的愚直,同时也显示出深层的坚韧”^[4]。我们也可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剖析人物。赵镇无辜变成了老旦的仇人,原因在于赵镇是一个人贩子,常常为村子的光棍们贩来了媳妇,家资殷实。老旦的妻子被自家房屋上的瓦片砸死以后,在不愁温饱的情况下,无所事事,继而萌生了“人的一生要有一个仇人”的意念。有了这个荒唐的想法后老旦就一心指望赵镇遇上倒霉的事,说到底,老旦与赵镇结成仇恨的原因是他因无聊而滋生的嫉妒心。丧妻后,在嫉妒心的驱使下,老旦开始了无休止的复仇行动,叙述者以漫画的笔调,突显出老旦无端生事,以报仇目的,自己不想好好地活着,也不让别人好好活。老旦的嫉妒心在文中被夸张、放大,成为一种可怕的破坏力量。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老旦这个人物确实可以作不同的阐释。但是如果把小说放到90年代文学思潮中考察,就会发现无论对老旦怎样阐释都无济于事。90年代市场经济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固有的社会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多元杂呈、众声喧哗的骚动现象。“90年代我们面对着一个空旷的历史背景,一个虚脱的历史场景”^[5],写作的背景已经虚化,没有内在的历史场景,文学的社会功能进一步削弱,文学既不需要启蒙民智,也不需要与权力意志意识形态保持联系。在某些作家眼里,文学就是要摆脱各种非文学的束缚,走向文学自律。写作也就是作者个体的事,一次偶然的事,一次词语演练的狂欢过程。这种写作既不同于形式表现内容的俄国形式主义创作,又不同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创作,写作就是通过零星碎片打破陈旧的叙事,以点到为止的叙事方式代替文本深度意义。如苏珊·桑塔格所言:“文学的刺激性就是目的,而不是要去追寻隐藏在后面的东西。”^[6]老旦人物形象鲜明,但是形象意义含混暧昧,作者把他置于乡土背景之中活动,佩戴农民行头,乡土背景只不过是老旦荒唐怪诞报仇行动

的活动场所,这种选择是作者惯性思维的潜意识选择,老旦行动乖张,报复的缘由不可理喻,作者以夸张的笔触,极尽夸张之能势,把无所事事,专视报仇为己任的老旦报复心态放大,无缘无故的报仇目的和丧心病狂的报复手段形成戏谑性效果,辐射90年代某些作家的创作审美追求的心态,剑走偏锋,制造一个原创性的人物。如果把老

旦这个人物形象放在90年代的文学思潮当中来看也就不足为怪。

总之,90年代以乡土为背景的中篇小说不同于先锋小说专注于文本叙事实验,这些小说以上述常见的叙事方式表现一种个人化倾向叙事,显示别具一格的艺术内视阈,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与当代小说共生共荣。

参考文献:

- [1] 阎连科. 天宫图[M]. 沈阳:万卷出版社,2009:305.
- [2] 林建法.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年文学批评[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 [3] 王达敏,徐庆年. 反讽及其限制[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33-38.
- [4] 李钦彤. 从人到历史 杨争光论[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73-76.
- [5] 陈晓明. 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37.
- [6] [美]弗·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 唐小兵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60.

Local Background Novelette Narrative Technique in the 90s ——Take "Bandit Wind", "Ballad", "Old Dan Is a Tree" as the Example

DAI Xuan

(Propaganda Department,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 In the 90s in certain local novel by no means history of literature significance, local novel is also different with the cutting edge novel. The local background only becomes the text narration the hypothesized background, expressing author's aware of the social life cognition feeling with the esthetic experience. in the same time. It means to usually uses sets at variance subject, anti-satirizes meaning, heroicomic subversion, and the certain narrative technique. It demonstrated writer's unusual art imagination and has a distinctive style in art apparent threshold.

Keywords: local background; sets at variance subject; anti-satirizes meaning; heroicomic subversion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丁 一)